

# 《窦老送子》

## 主要角色

窦老：丑

## 情节

刘高离家投军，妻李三娘为兄嫂所逼，受尽艰辛。后产子，李三娘兄嫂欲将初生婴儿杀害，李家老仆窦公激于义愤，排除万难，将初生儿送刘高处。时刘高已另与元帅之女成亲，经窦老说明李三娘苦况，刘高允即遣人迎李三娘至并州。

## 根据《京剧汇编》第九十一集：故宫博物院藏本整理

(刘高上。)

刘高 (引子) 身附权要，指日里，龙门高跳！  
(念) 离家不觉一春秋，思想故土常挂心。虽然在此风光好，何日团圆散愁云。

(院子暗上。)

刘高 (白) 俺、姓刘名高字智远。乃湖广沙陀村人氏。来在这并州投军，多蒙岳元帅将某招门为婿，倒也清闲自在。这且不言，昨夜三更十分，偶得一兆，甚是不详，只见小口大口对哭，不知主何吉凶。

来！

院子 (白) 有。

刘高 (白) 若是老爷原郡家乡有人到此，禀我知道！

(刘高下。)

院子 (白) 是。  
看堂的！

(看堂人上。)

看堂人 (白) 来了，来了！  
大叔何事？

院子 (白) 老爷适才吩咐下来，若原郡家乡有人到此，速速禀报！

看堂人 (白) 喳，你交给我啦！

(院子下。)

窦老 (内白) 嗯哼！

(窦老上。)

窦老 (念) 千辛万苦不自由，人言此地是并州。三朝孩童未见父，不知刘高收不收。  
(白) 在下，伙工窦老便是。只因在家领了三小娘子之命，前来递送家音，来此已是并州，但不知哪是岳府！

看堂人 (白) 嗯哼！

窦老 (白) 哎呀，那厢有一人，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也罢，我就是红头将军相称便了！  
喂，红头将军请了！

看堂人 (白) 啊，什么事情？

窦老 (白) 借问一声，此处可是岳府？

看堂人 (白) 正是。

窦老 (白) 再问一声，里面可有一个刘高？

看堂人 (白) 哇！拔眉毛，割舌头！

窦老 (白) 请问一声，这拔眉毛、割舌头是吃的还是用的？

看堂人 (白) 你不知道，这是我们家老爷名讳，说不得！有人说啦，就要拔眉毛，割舌头。

窦老 (白) 老兄啊！这是你们这个地方，若是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慢说一声，就是十声百声都是无妨的！

看堂人 (白) 有道是：  
(念) 离乡三五里，  
窦老 (念) 各处一乡风。

看堂人 (白) 着哇! 到此何事?  
 窦老 (白) 烦劳通禀一声, 原郡那有一伙工窦老求见。  
 看堂人 (白) 少站。  
 窦老 (白) 是是是。  
 看堂人 (白) 请大叔!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事?  
 看堂人 (白) 府外来了一人, 口称家乡伙工窦老, 求见老爷。  
 院子 (白) 下面伺候, 待我通禀。  
 看堂人 (白) 是。  
 (看堂人下。)  
 院子 (白) 有请老爷!  
 (刘高上。)  
 刘高 (白) 何事?  
 院子 (白) 外面来了一人, 口称家乡伙工窦老, 求见老爷。  
 刘高 (白) 哎呀, 原来窦公来了, 说我出迎!  
 院子 (白) 家爷出迎!  
 刘高 (白) 窦公在哪里?  
 窦老 (白) 刘官人在哪里?  
 刘高 (白) 窦公!  
 窦老 (白) 哎呀呀, 刘官人! 你、你、你……发了财了哇!  
 刘高 (白) 怎见得?  
 窦老 (白) 你头戴乌纱, 身穿红红绿绿, 岂不是发了财了!  
 刘高 (白) 下官在此做了官了!  
 窦老 (白) 你、你、你……做了官了么?  
 刘高 (白) 正是。  
 窦老 (白) 谢天谢地! 那三小娘子也苦出了头了!  
 刘高 (白) 窦公随我进来。  
 窦老 (白) 是是是。  
 刘高 (白) 窦公怀抱谁家婴孩?  
 窦老 (白) 这就是你妻三娘背生的孩儿。  
 刘高 (白) 哦, 乃是我妻三娘所生的孩儿么?  
 窦老 (白) 正是。  
 刘高 (白) 抱了过来!  
 窦老 (白) 是是是。小心了!  
 刘高 (白) 哎呀, 儿呀!  
 (西皮摇板) 一见娇儿珠泪降,  
 好似钢刀刺心房!  
 (白) 窦公!  
 (西皮摇板) 娇儿名字对我讲,  
 刘官人啊!  
 (西皮摇板) 他取名叫做咬脐郎!  
 刘高 (白) 哦, 叫做咬脐郎!  
 窦老 (白) 正是。  
 刘高 (白) 好, 你随我去见过夫人!  
 窦老 (白) 哎, 方才你言到做了官, 怎么还在那里服侍夫人哪?  
 刘高 (白) 不是啊, 下官在此招赘了。  
 窦老 (白) 哎, 你在家中吃酒都会吃, 怎么闻糟就闻醉了!  
 刘高 (白) 不是呀, 下官又另娶了一房妻室!  
 窦老 (白) 你又讨了一个老婆?  
 刘高 (白) 正是。  
 窦老 (白) 刘官人, 我把你好有一比!  
 刘高 (白) 好比何来?

窦老 (白) 布袋里面装石灰!  
 刘高 (白) 此话怎讲?  
 窦老 (白) 你到一处总有一个记号儿!  
 刘高 (白) 哈哈……取笑了, 少站一时。  
 窦老 (白) 是是是。  
 刘高 (白) 来!  
 院子 (白) 有。  
 刘高 (白) 有请夫人出堂!  
 院子 (白) 有请夫人!  
 (岳氏上。)  
 岳氏 (念) 夫受皇家爵, 妻沾雨露恩。  
 (白) 老爷万福!  
 刘高 (白) 少礼, 请坐!  
 岳氏 (白) 有坐。  
 岳氏 (白) 老爷怀抱谁家孩儿?  
 刘高 (白) 乃前妻三娘所生孩儿。  
 岳氏 (白) 何人送来?  
 刘高 (白) 伙工窦老送来。  
 岳氏 (白) 叫他前来见我。  
 刘高 (白) 是。  
 啊窦公!  
 窦老 (白) 刘官人!  
 刘高 (白) 上前见过夫人!  
 窦老 (白) 哎呀呀, 老汉偌大年纪, 总无有见过夫人!  
 刘高 (白) 那上面就是。  
 窦老 (白) 哦, 那上面黑的头发白的肉, 那就是夫人么?  
 刘高 (白) 正是。  
 窦老 (白) 待我上前。  
 哎呀夫人哪, 恭喜你发财!  
 岳氏 (白) 站了起来。  
 窦老 (白) 多谢夫人。  
 岳氏 (白) 老爷, 你看窦公年迈, 不要打发他回去, 就在衙内吃一碗安乐茶饭吧!  
 刘高 (白) 夫人贤德, 请至后面。  
 岳氏 (白) 请!  
 (念) 施礼辞夫转,  
 (岳氏下。)  
 刘高 (念) 少刻再叙谈。  
 窦老 (白) 刘官人哪, 方才夫人口内说些什么?  
 刘高 (白) 夫人言道: 看你年迈, 叫下官不要打发你回去, 就在衙内吃一碗安乐茶饭吧!  
 窦老 (白) 此话是夫人讲的?  
 刘高 (白) 正是。  
 窦老 (白) 好夫人! 哈哈……愿她老人家万世万代总是做夫人哪! 哈哈……  
 刘高 (白) 取笑了! 随我转到书房。  
 窦老 (白) 先前说你做了官, 如今怎么又开了猪行!  
 刘高 (白) 哎, 不是呀, 是读书的书斋!  
 窦老 (白) 不是猪行, 乃是念书的书斋?  
 刘高 (白) 正是。  
 窦老 (白) 书房, 猪行, 音同字不同!  
 刘高 (白) 随我来!  
 窦老 (白) 是是是。  
 刘高 (白) 来此已是。请进。  
 窦老 (白) 刘官人请!  
 刘高 (白) 请!

窦老 (白) 哎呀，这所书房，倒也幽雅，我要夸奖你几句话！  
 刘高 (白) 请讲！  
 窦老 (白) 听了！  
 (西皮摇板) 进得书房喷鼻香，  
 诗词歌赋摆两行。  
 非是我把你来夸奖，  
 (白) 刘官人哪！  
 (西皮摇板) 这书房更比马房强！  
 (笑) 哈哈……  
 刘高 (白) 取笑了。请坐！  
 窦老 (白) 有坐。  
 刘高 (白) 窦公，李洪信夫妻可好？  
 窦老 (白) 他二人一天吃得八大碗饭，怎么不好！  
 刘高 (白) 我那三娘可好？  
 窦老 (白) 再也不要提那三只羊，赶在深山去放草，被猛虎噜……吃了！  
 刘高 (白) 不是呀，我那三娘妻呀！  
 窦老 (白) 再也不要提那三只鸡，被黄鼠狼吃了两只，剩了一只，三小娘子在月中，是老  
 汉咔嚓一刀宰了，拿与三小娘子吃了！  
 刘高 (白) 哎，我那受苦的李氏三娘！  
 窦老 (白) 哪哪……个，你还记得那受苦的李氏三娘么？  
 刘高 (白) 是啊！  
 窦老 (白) 她她……她如今发了财了哇！  
 刘高 (白) 啊，妇道人家，说什么发了财呢？  
 窦老 (白) 她不但发财，还置了家当呢！  
 刘高 (白) 什么家当！  
 窦老 (白) 一担水桶，大大的两层石磨！  
 刘高 (白) 要它何用？  
 窦老 (白) 日间担水，夜晚挨磨！  
 刘高 (白) 唔，日间担水，晚来挨磨！唉，苦命的妻呀！  
 窦老 (白) 刘官人不必啼哭，她还叫我与你带了一个口信来了！  
 刘高 (白) 什么口信？  
 窦老 (白) 她叫你不要在此为官，回去与她挑挑水、挨挨磨！  
 刘高 (白) 哇！胆大窦公，此乃什么所在，擅敢疯言乱语，大胆放肆！  
 窦老 (白) 哎，我不过与你谈谈家常，你在那里作起恼来，我不但说你，我还要骂你！  
 刘高 (白) 量你不敢！  
 窦老 (白) 我说骂就骂！刘高！  
 刘高 (白) 大胆！  
 窦老 (白) 刘智远！  
 刘高 (白) 放肆！  
 窦老 (白) 我我……把你这刘偷鸡的！  
 刘高 (白) 真是大胆！  
 窦老 (二黄慢板) 未开言来泪先抛，  
 骂一声忘恩负义小刘高。  
 可记得在家中锄马草，  
 员外安人把香烧？  
 他见你定平额宽生得好，  
 亲生女儿把你招。  
 实指望招赘你终身有靠，  
 又谁知他二老命赴阴曹。  
 李洪信他夫妻生计巧，  
 命你到花园之内看守瓜苗。  
 实指望那瓜精将你吃了，  
 又谁知因祸成福得宝刀。

你得了宝刀投军来了，  
 你把那受苦三娘一旦抛。  
 你去后李洪信又生计巧，  
 他逼胞妹嫁富豪。  
 烈性三娘不肯嫁，  
 打至在磨房挨磨受煎熬。  
 日间挑水到八角井跑，  
 到晚来挨磨要到月轮高。  
 三更时分要分娩了，  
 到隔壁哥嫂处去借剪刀。  
 狠心的哥嫂关门睡了，  
 可怜她咬断脐带留下你的后代根苗。  
 次日里五鼓天明了，  
 哥、嫂狠心把婴孩往那鱼池内去抛。  
 是老奴舍死忘生将他救了，  
 抱与三娘哭嚎啕。  
 三娘屈膝忙跪倒，  
 她叫我不分昼夜到并州、找寻你忘恩负义小刘高。  
 为东人走了些不平路道，  
 为东人宿了些古庙破窑。  
 为东人大街求乞讨，  
 为东人哪顾得路远山遥。  
 实指望找你终身有靠，  
 又谁知你一旦无情把她抛。  
 你口似沙糖心似刀，  
 心如狼虎未长毛。  
 不结子的花草休要种，  
 呀呀呸！

	(白)	
	(唱)	你这无义之人谁与你交！
刘高	(唱)	窦公不必珠泪掉， 下官言来听根苗： 待等来日书修好， 迎接三娘你修辞劳！
窦老	(白)	刘高，我要回去了！
刘高	(白)	窦公不必如此。明日下官修下书信，差人去到原郡，迎接三娘前来，同享荣华共受富贵就是。
窦老	(白)	你那无良心人的话，听也罢，不听也罢！
刘高	(白)	乃是实言！
窦老	(白)	乃是实言？好个刘官人！啊哈哈……
	(唱)	刘官人你须要言而有信， 你莫要忘却了结发情。 我窦老送子非容易， 为的是你刘门后代根。 你若是真心来接请， 我纵死黄泉也甘心。
刘高	(唱)	窦公不必细叮咛， 我刘高岂是无义人。 待等把三娘接进府， 举家感念你大恩情。 少时与你还要细谈论， 明天将她接进门。
窦老	(白)	你你你……是当真？
刘高	(白)	当真。

---

窦老 (白) 果然?  
刘高 (白) 果然。  
窦老 (白) 哈哈……哎呦!  
刘高 (白) 随我后面用饭去!  
窦老 (白) 来了, 来了! 难得呀, 难得! 哈哈……  
(刘高、窦老同下。)  
(完)